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四十三回 三尺劍蔣圓兒戕命 一席話石漱姐寒心

卻說秦瓊去後，漱芳也便回東偏院來。秦瓊接著，連連作揖說：「好姐姐，好人，我打今兒起，知道你是個好人了，我打今兒起，再也不敢和你鬧了。」漱芳不理，坐下，秦瓊又黏黏扯扯的討好一會兒。漱芳道：「你有怎麼好處到我，我倒不忍看你死去呢！」秦瓊道：「是呢，你痛我，我不知道好歹，我這會子知道了。」漱芳道：「住呢，正經你知道我為怎麼起見，我是為你們祖宗積下一輩子福，總望子孫有個好日，給祖宗爭光輝，像你這樣，你還有怎麼心思用功，你還有怎麼日子發跡，你須知道，我不是給你買妾誨淫，我是要你從此收心用功呢。鄉試近了，仔細倒了晦回來。」秦瓊便一聲兒不言語了。漱芳逼道：「你可不願？你不願我也何苦逢迎你，那圓圓也沒進府來，此後由你攬去便了，我總不放一星兒屁。」秦瓊連連道：「你的話句句是金是玉，我哪能不聽，圓圓來家了，我的心也可收定了，安分守己的唸書去。」漱芳道：「願你能這樣，我便謝天謝地，且給你祖宗磕頭、道喜。」說著便自解衣就寢。秦瓊細付一會，覺得漱芳真是大賢大德的，暗暗歡喜，也便睡了。次日醒來，想起這事，心裡癢癢的再睡不住，忙的起來梳洗了，便到對門圓圓那裡去。見圓圓梳洗已畢，便將這話對他講。圓圓自是歡喜，向哥子說去。他哥子怕圓圓抽款出去，死也不肯答應。秦瓊知道他意思，因道：「我那二千兩銀子，便賞他做了身價，你倒了咱們府裡，怕短了怎麼使用，這舖子你又管不著，不如索性也賞給了他。」圓圓恰慷慨，一口應允，便對他哥子講去。他哥子見白白的得了偌大一片店舖，落得答應了。秦瓊便要他出一張賣身文契，帶回家來，便著人去接圓圓。圓圓少不得和他哥子有一番囑咐，便進府來。袁夫人見他人物尚佳，舉止亦甚大方，便准秦瓊收了。叫丫頭們，但只叫他小名，不許稱一姨字。怕秦文回來講話，合府都遵了命。

這漱芳和圓圓十分要好，自己吃什麼，便叫他吃怎麼，自己做怎麼穿，也給他做怎麼穿，只不許秦瓊在他房裡睡，只准睡在書房裡去，卻把小廝撤去，換了自己的陪房服侍去，便管的甚緊。無奈秦瓊總偷空兒進來，清天白晝的，和圓圓偷偷乾會兒事。漱芳知道也不說破，分外和圓圓好些，卻叫圓圓搬來一房兒住了。秦瓊便再沒法可想。倒把圓圓熬的要死了，也不敢怪漱芳，因漱芳待他和姐妹一般，合府上下人，便多贊他賢惠。漱芳卻知道圓圓是浪薄性成的，故意熬得他要死，卻叫他新花園彩石榴花兒去。圓圓應著去了。漱芳卻又叫小喜子到園裡去彩桃子，小喜子哪知就裡，跑進園去。可巧見圓圓拿著石榴花出來，一見小喜子，便笑道：「你來作什麼？」小喜子笑道：「我知你在這裡，特來替爺帶一件兒東西送你的。」圓圓問：「什麼東西，在哪裡？」小喜子指著鏡檻道：「這邊怕有人來，到那裡去我給你瞧。」圓圓跟著繞過鏡檻。小喜子一把抱住道：「好姊姊，我多少天沒和你敘敘了，這會子你被這爺收了進去，我可做夢也還不想這個，你可憐兒，念個舊情和我好一好。」圓圓本來渴久了，便半推半就的，聽他所為。兩人正在得意之際，忽外面一人大喝一聲，進來兩人，一看不是別人，便是秦瓊。剛要逃，秦瓊早進來把小喜子一腳跌倒了，把圓圓打了幾個嘴巴子。再回頭看小喜子，已早逃去了。便又把圓圓打了幾下，氣的渾身發顫，講不出一句話來。圓圓自覺慚愧，把帕子捫住了臉兒，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秦瓊見他褲兒還不緊好，因跑過來一把扯了下來道：「這樣不愛臉的東西，還穿這個什麼。」說著索性撕破了他的，又硬去扯他身上的衣服。圓圓哭的死過去了。秦瓊還罵著亂扯著，把衣服剝淨了，丟在地下，叫他自已看鏡裡的影兒，可像個人嗎？正嚷著，忽翠兒走進來道：「啊嚇，爺又乾這種事，快去快去，奶奶來找爺了，說什麼又在館裡。」秦瓊怕冤到自己身上，忙舍下圓圓，跑出園去。這裡圓圓見說漱芳來了，忙披上衣服，把褲兒也穿好了。翠兒問他，圓圓只是哭著不肯說。漱芳來了，見這個樣子，因道：「怎麼攪得這樣，說是爺又到這裡強你來？」圓圓只跪在漱芳面前說自己該死。漱芳道：「那不能怪你。」因切齒道：「不道秦府裡也出這樣下流種子，可不醜死了人。」說著也滴下淚來。圓圓只不敢多說。漱芳安慰了他幾句道：「我和你一樣晦氣，但既嫁了這樣沒志氣的男兒，沒得說了，拚苦這一輩子吧。」說著拭拭眼淚，手攜著圓圓進東正院來。袁夫人見兩人眼都哭腫了，問：「怎麼事？」圓圓忙跪下不敢回，漱芳哭著說：「是爺打館裡跑往園裡去強他，他不肯乾這沒廉恥事。爺把他衣服都扯破了，可巧的我去逛逛才驚散了。」袁夫人聽了著實生氣。圓圓又不好辯說真情。漱芳又聳了一扛火，把袁夫人氣個半死，叫漱芳帶著圓圓回去。心裡還道圓圓好，見漱芳去後，便一疊聲喝叫丫頭們去喊小廝，把秦瓊帶進來。秦瓊一進來，袁夫人早把個茶碗擲的粉碎，喝令把皮鞭子拿來。秦瓊見袁夫人盛氣，不敢辯說。袁夫人拿皮鞭子狠狠的打了一頓，擲下鞭子放聲大哭起來。秦瓊不知為甚，忍著痛，不敢哭，膝行近袁夫人膝邊道：「孩兒有怎麼不是，只請太太喊人，重重的訓責便了，太太不犯著為兒子氣壞了身子。」袁夫人哭道：「你爺和我，那樣惜廉恥、怕貽笑，偏生下你這不肖種子來，敗壞你祖宗的門風，出你爺的丑，你還有怎麼臉面見人，照這樣出丑，不如給我死了吧。」秦瓊道：「果然是太太賜兒死，兒哪敢不死。但是太太究竟為了怎麼，也教兒知道明明白白的，也好自己知道自己的罪。」袁夫人道：「你問我嗎？我倒有些講不出口來。」說著一發哭的凶了。秦瓊正無可措詞，見漱芳急急的來了，趕先跪在秦瓊身邊，捧住袁夫人的膝蓋，代秦瓊求著。袁夫人道：「我不要這敗家子孫了，快給我速速自盡去。」漱芳哭道：「這多是媳婦防閒不密之故，請太太先處了媳婦的死。」袁夫人一手扶他起來，把秦瓊一腳踢開，喝聲：「滾出去。」秦瓊倒在地下，大家忙把秦瓊扶起來，七手八腳的攙回東偏院來。秦瓊頓足道：「這是怎麼，叫我真一點兒沒有頭腦。」因問：「翠兒，太太究竟為了什麼事？」翠兒說是為爺剛在園裡強逼了圓圓的事。」秦瓊氣戰了手道：

「阿嚇，這丫頭倒反咬我一口，反了，反了。」說著撒散翠兒，一腳跑進圓圓房裡來。圓圓正坐在牀沿上拿帕子拭眼淚。見秦瓊兇神似的進來，忙站起來。秦瓊飛起一腳，踢倒了，再向他心窩裡狠踢一腳，圓圓早嘔出一口血來。翠兒等連忙抱住秦瓊，秦瓊此時力猛於虎，早掙脫了，向牀上掣一把寶劍在手，大家連忙奪下擲在地下。秦瓊大罵道：「小淫婦坯子，你還有什麼臉面見人，不如賞你個死吧。」說著又要去踢。眾人圍住了，圓圓見事已至此，受傷甚重，血又嘔了出來，料想活著也沒趣了，便一橫心腸把地上的劍拾起來向頸下一刎，便直僕在地。大家猛不防有這一著，回頭一看，見圓圓已是血濺滿衣伏劍死了。眾人嚇得手足無措。秦瓊見圓圓真個死了，頓足大哭起來。翠兒早去報與袁夫人和漱芳知道，兩人大吃一驚，急忙跑來。見秦瓊大哭，圓圓已經死了，幾個人療救著，哪裡還有生息。袁夫人罵道：「你因我打了他，你便逼死他。好好，你也逼死我吧。」秦瓊急道：「他和小喜子在那裡乾醜事，吃我撞破了，倒還敢在太太面前反來誣我，照這樣東西，留著倒是禍水。」漱芳道：「阿呀，有這一個紐樞兒，我都不知道，橫豎他死了，沒的對證，只是我害死了圓圓了。」說著痛哭起來。「便是媳婦誤冤你，你怎麼不問個明白，便一口氣逼死了他。」秦瓊已是追悔不及，見漱芳撫著圓圓的屍哭的悲切，口口聲聲說：「我誤了你了。」秦瓊聽不得，一抽空往外跑出，到東花廳坐下。一疊喊：「拿小喜子來，看板子伺候。」管家和當差的不知什麼，一片聲答應，早把小喜子帶了進來。小喜子見秦瓊坐在炕邊，忙跪下磕頭，只求饒命。秦瓊不理，一疊聲喝令：「給我打死這狗奴才！」管家等不敢違拗，把小喜子揪倒了，打了一百。小喜子已經皮開肉綻。那打板子的兩個也丟下板子跪著代小喜子求命說：「再打不得了。」秦瓊大怒，一手把炕桌翻了，拿靴尖一腳踢開一個，自己拿板子來打。一眾人忙多跪下，擁住替求。秦瓊略挫了點兒火性，便丟下板子，一口喝令攆出府去，永遠不許改名頂充進來。倘敢客留一刻，你們也仔細著。」眾人都磕了頭，帶著小喜子出來。秦瓊自往南書廳去了。

且說小喜子被這一頓打，立刻攆出府來。茫無去路，身受重傷，又知道圓圓為他死了。灑了幾點淚，忽起一個念頭，便萬事皆空，竟削髮入山去了。這且不表。再說圓圓死後，漱芳頗自懊悔，初意原只要秦瓊看破了圓圓這人，不和他纏去便罷。哪裡知道闖出這樣大事，但到這地步，也沒得說了，便拿自己的上好衣飾，給他穿戴成殮。又向袁夫人求把葉府寄在這裡的那具壽材，借他安放了。自己出三百兩的小貨，教帳房去照樣選一口還葉府裡。袁夫人見他這樣賢德，自是歡喜。便無話不依。

次日把圓圓入了木，漱芳叫寄往大覺寺裡停厝，擇日安葬。那圓圓哥子阿喜，見這樣收拾，也就不敢多講了。這且不提。卻說漱芳這番舉動，合府的人都說他是個賢婦。只陸瑣琴看得親切，心裡暗暗不舒服他。這陸瑣琴因愛清淨，在園內是住的水流雲在軒。一日正在澗欄閒望，看水底下走的雲，忽漱芳來了，瑣琴讓他坐下閒談一會，見左右沒人，瑣琴低聲道：「你我既為好姐妹，

我也不能冷眼看你，妹妹年紀正輕著，凡事總要留點兒道德。那借刀殺人的事，愚者瞞得過，即智淺者亦瞞得過，只怕天地鬼神有所不容。現在事已過去，不必講了，但問妹妹，心裡什樣一個樣兒？還是快，還是悔。」漱芳被他一問，止不住弔下淚來道：「姐姐咱們相交不久，但我的心，姐姐總看的透。前兒那事，我初意哪料到此，刀雖借，殺人則非本心，姐姐不訓誨，我也自己抱歉。但天地鬼神有知，當必諒我本心，即死者亦不應怨我。」瑣琴半晌不語。因道：「妒字呢？我不敢訓妹妹，只個狠字，我為妹妹不取。」漱芳道：「阿嚇，只個姐姐怪我錯了。」瑣琴截住道：「妹妹你也不必和我辯，總之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便了。」漱芳被他這一番話，說得心裡著實難過，便歎口氣，站起來，低著頭走去。不知漱芳往哪裡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莫謂虧心惟鬼覺，須知冷眼有人看。